

敘舊的緣分

□鍾 玲



古韻
爐峰

成陵寒秋*

□江 鄰

*深秋的伊金霍洛草原，寒風凜冽，天高地遠，凸顯了成吉思汗陵的肅穆和冷峻。遙想當年，蒙古鐵騎在浩瀚大漠上縱橫馳騁，面對強敵、饑狼和惡劣氣候，刀光劍影，生死懸於一線。成吉思汗幼年喪父，顛沛流離，卻立下不世之功。感慨之餘，景仰之情頓生。

秋風瑟瑟祭成陵，隱隱金戈鐵馬聲。
大漠狼煙騰霸氣，長空冷雨鏘雄魂。
三千廣域驕今古，百部歸宗泣鬼神。
過隙白駒何所似，揚鞭一嘯到天庭。

悲情日月山*

*當送親的人馬翻過日月山，文成公主再不能回眸熟悉的農耕風光。遼闊的高山草地藏一樣鋪滿少女的視野，孤獨和無助的潮水從心底湧起……

停車落轡望長安，半片殘陽別遠天。
人說英雄生草莽，誰憐帝女走荒原。
孤煙嫋嫋飛幽夢，漫野蒼蒼入冷氈。
邊將不知何處去，江山萬里一裙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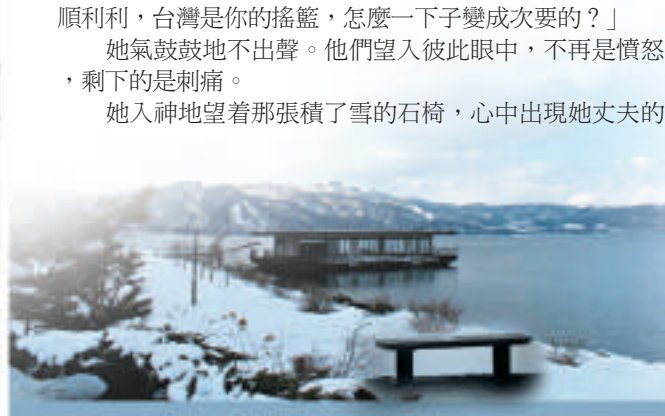
秀晴由大學學生活動中心的落地窗望出去，湖邊的地面積了兩英寸的雪，連枯樹枝桠上也積了一層白雪。她在鄰州一個大會的市立圖書館任館長，應邀來這個小小的大學城，在縣立圖書館演講，講完開車回程上，順路一訪二十五年前的她讀碩士的校園，過去二十五年從來沒有回來過。

她望着窗外湖邊那個「」字形的石椅，兩個礮是用石塊砌的，上面橫放一塊大理石，椅面上也積了昨夜落的雪，有兩吋厚。石頭是持久的，沒有換過。二十五年前她和清雄就並排坐在這張石椅上。是夏天，湖上有人划艇，他們兩人的內心卻正下雪。

他說：「你真的不留下來在歷史系讀博士？」
她說：「我明天就離開，去柏市的圖書館報到。」
他說：「你堅持要分開？」

她說：「將來我還是會常去上海的。我們不能一輩子都天天吵架，這不是我要的生活，也不是你要的生活。」
他說：「自從你半年前跟你媽回上海探親，你就變了，開口就是上海怎麼樣，怎麼樣，表哥怎麼樣，表妹的音樂會怎樣。你就不能真心地愛台灣嗎？你也是那裡生的。」
她說：「誰說我不愛台灣了？但是我爸媽都是上海人，我也是上海人，如果你父母都是外省人，不信你對他們的故鄉沒感覺。」
他說：「那是輕重的問題。你由出生到大學畢業，順順利利，台灣是你的搖籃，怎麼一下子變成次要的？」
她氣鼓鼓地不出聲。他們望入彼此眼中，不再是憤怒，剩下的是刺痛。

她入神地望着那張積了雪的石椅，心中出現她丈夫的



鍾玲極短篇

《人間小團圓》：彭浩翔的故鄉情探

支撐近十年內地大衆院線電影的主創靠的是香港電影人，特別在動作、古裝、警匪等類型上，香港電影人給內地一直供血，彭浩翔是其中一個異類。他從《賈地拍人》的本土低成本喜劇出眾，他的喜劇是電影化的，過去十年間，他對內地大衆電影的貢獻只是出現在馮小剛《非誠勿擾》的片尾字幕上，顯然，彭浩翔的港式電影喜劇是與馮小剛情景喜劇幾乎絕緣。

第一次看彭浩翔的大銀幕是在釜山，《破事兒》中的幾個故事，都是標準的電影語言，以杜汶澤出演的那段最爲出彩。儘管有《伊莎貝拉》入圍柏林，彭浩翔還是明白，香港有一個王家衛足矣，就連陳果也蟄伏多年。所以他走了一條踏實的香港本土之路，既與內地大衆類型片保持距離，也不將電影寫作過於個人化，《志明與春嬌》的出現，使得內地大衆電影對其的期望有了一個明確的方向，彭浩翔也入鄉隨俗，內地版續集的《春嬌與志明》也相當出色，再次呈現了一位導演創作影像與劇情電影喜劇的能力，當然，他的這個經典偏向於最近流行的暖心喜劇，在北京南站，春嬌與志明相擁的那一刻，着實可以賺取觀眾熱淚。有一點，彭浩翔與馮小剛有點相似，喜劇中總有一絲悲憫。

有了這些前史的鋪墊，再看這部《人間小團圓》，我覺得還是一部標準的彭浩翔電影，談不上什麼轉型，只是他第一次將對故鄉、對生死的探探展現在大銀幕上。看《人間小團圓》一定要看粵語版，彭浩翔的故鄉是香港，這個漁村起步的港口的殖民地，吳孟達出演的爺爺是全片的核心與戲眼，漁民後代上岸後就離水斷根，對撲殺的敢噴，做起了法師，生與死的世俗傳達表演師，他的職業，引發了孫女眼中於生死的無息追問。這個人物是最具歷史縱深感與穿透力的。爺爺在髮妻過世後，與夜總會TA姐爲伴，從而引起兒子偉滔的冷眼。偉滔是香港著名的補習天王，相信並靠知識改變命運的香港新一代。兒子與父親不僅是情感，更有職業、知識與階層的難以逾越的鴻溝。漁民與夜總會，可以說是香港最具標誌的符號，也是漸漸被時代疏遠的歷史，兒子無法認同這存在的歷史。

偉滔的現實迷思不僅在於對父親這段黃昏戀的傲慢與偏見，而是糾結於女兒的長相，她始終覺得女兒長得醜，他甚至懷疑不是自己親生，偷偷做了親子鑑定，卻沒有勇氣面對鑑定報告。他的妻子恩恩是廣告模特，不求大紅大紫，很珍惜這種相夫教女的平淡生活，爲此也拒絕了娛樂圈中的潛規則。以郭恩恩的塑造爲例，彭浩翔是很注重人物性格前史與基調把握的，她的單純、困惑、釋懷，幾場戲下來，梁詠琪演的這個角色相當飽滿與豐富。

偉滔的姐姐惠清是香港博物館導遊，其丈夫是醫生，應該說，惠清的童年陰影或使得她與丈夫過着無性的夫妻生活，曾志偉扮演的健康醫生與年輕護士生情，這段廊橋遺夢式的感情有着志明與春嬌般的清新與惆悵。童年往事，使母親生前一直對惠清有偏見與隔膜，母親去世後，惠清仍被自我的心理陰影籠罩，難以遣散。當丈夫發現她的秘密後，徹底斷了與護士的婚外情，或許覺得應該把更多的關愛給從小缺愛的妻子。

一個家族三個家庭三代人的隱秘情感，都在歷史與現實的坐標上尋求溝通與釋懷。這一主題並不新鮮，但在香港電影甚至是內地電影創作中，這種呈現人心、探尋情感的現實主義的影片卻是少見的。《人間小團圓》中的彭浩翔依然拍出了香港現實生活的沸騰與生機，加上楊千嬅、吳家麗等精彩表演，使得全片成爲當今香港的一面鮮活的鏡面。

導演還設計了兩個情節點，將影片的主題點睛。一是在惠清家附近的環發現二戰遺留的炸彈，拆彈必然，但也會引發傷害，這是一種指向歷史的心理隱喻，影片的這三人全在拆彈，在自我心中的那顆歲月的啞彈。還有就是那條被擱淺在海邊的鯨魚，這是一個現實的隱喻，爺爺與孫女大手牽小手，讓鯨魚回歸大海的推力中，爺爺與兒子的隔膜亦在消除並化解。

除了這兩場重場戲的表達外，彭浩翔還讓曾志偉通過健康醫生說出了一種感悟，那就是生活或許就是應該將困惑釋懷、向前方所有的目的地呼吸並出發。我覺得這也是東方之珠的一種精神。當然，彭浩翔無意拍一種概念中的香港主旋律，所以他在片中以他特有的幽默在自嘲，保持着電影作者本身的思想獨立。

但這不僅僅是彭浩翔想表達的全部。我最喜歡結尾處，古天樂扮演的偉滔帶着自己的女兒去看自己的大海報，補習天王的日報上寫着「知識改變命運」。改變命運的是知識，因爲知識，偉滔、惠清都從漁民的後代變成了香港知識白領，但他們卻陷入傲慢與偏見的自我情感困境中，有歷史的更有現實的，他們的情感痛苦命運卻沒因知識而改變。片尾亮出這張海報，或許更是一種嘲諷，最終讓這家人走向溝通的心靈平和的還是愛的自信與自我發現，愛改變自我命運，改變這家人的命運，也成就了從海邊漁光照亮都市霓虹的這顆東方之珠。

背靠內地電影大票倉，香港電影人追風北上拍各種架空現實的類型片的大潮中，這部《人間小團圓》腳踏本土、抒寫人心，彭浩翔用光影情探香港，值得敬佩。

（《人間小團圓》在港以《香港仔》片名上映）

楊勁松，畢業於南京大學中文系，現任文化中國傳播集團副總裁，中國青年影視評論家協會會員，新浪網博客著名文化評論人，參與策劃《有種》等影視片，曾任北京《京華時報》文娛部主任。

不停歇的風

□周虞農



我的媽媽是知青。一九六八年上山下鄉插隊。當時很多老三屆的蘇州知青插隊去了蘇北和安徽。蘇北就是江蘇北部，長江以北。那時候家中大人嚇唬哇哇亂哭的再哭，狠狠說：「不要哭！再哭，蘇北人就來了！」意思是再哭吵下去，讓蘇北人聽到，來拐你去蘇北，就過不上人的日子了；只有不哭，蘇北人尋不着你，才躲開被帶到蘇北去的危險。

蘇北和安徽在當時蘇州市民的觀念裡，是貧窮、飢餓、落後的代名詞。幸好，我媽媽一九六八年走向的廣闊天地就在蘇州下轄的一個縣，具體說來叫辛莊公社紅星大隊某生產小隊。媽媽把青春拋撒在紅星，我也把幼年留在那裡。

這兒有山亦有水。平原上一條條河流一個個湖泊。尚湖就在虞山腳下，相傳爲姜太公釣魚之處。昆承湖也是太湖流域湖群中的一個，漁產豐富。我小時候，它寧靜而富有野趣，沒有人去湖邊觀景。這裡是野鳥、湖蚌、卵石、蘆葦的世界，不停歇的風，奔走着陪伴這一切。

媽媽懷我的時候在農村，生我在蘇州的醫院。爲什麼我姓我爸爸的姓，而非得跟媽媽的戶口不可？爲什麼我不能跟爸爸的戶口？爲什麼我不能跟媽媽插隊以前的城鎮戶口？這些問題在我小時候是想不明白的。爸爸給我起大名虞農，平時口口聲聲叫農農，完全不避忌諱。村裡人儘管都是農民，但哪家的孩子名字裡頭都沒有這個「農」字，現在來了一戶知青，生的孩子叫農農，他們真是感到從心裡流出一股熱乎乎的喜愛。他們原來以爲城裡人的名字都是講究的，哪想到也能這樣直白。

媽媽常年插隊在農村，學會了農村生活中各種技能，種地、收割、養雞、砌磚，什麼都掌握了。媽媽還參加過宣傳隊（全稱是毛澤東文藝思想宣傳隊），做過裁縫，後來做了紅星大隊的小學代課老師、民辦老師。留在我記憶裡的媽媽是忙碌的，跟社員們一樣，一年忙到頭。她做老師以後，務農和裁縫這些事也都沒有放下。農忙期間，學校停課，媽媽回生產小隊奮戰農忙。

有些日子，比方說農閒季節又星期日，媽媽準一整天地做衣裳，都是村裡女眷拿着料子來，央求媽媽給做的。她們不把料子拿到鎮上的裁縫店做，因爲她們更信賴媽媽。媽媽裁剪的時候總是精打細算省布料，餘下的邊角料都包好了還給人家。對衣服的式樣，媽媽總能因人而異給出良好的建議，做好了穿上身都十分相稱。村裡女子多是穿針引線的能手，平日裡拿出自己的刺繡、編織互相傳看，誰也不輕易認輸，但是她們人人對媽媽誠心誠意地佩服，因爲她實在太心靈手巧了。

身影，肚子微凸的美國人。她在柏城第三年跟這位美國會計師結了婚，最初那幾年，不愉快壓倒性多過愉快，文化的差異，腐蝕他們的熱情，之後是相敬如賓的生活。二十五年前如果她留下來跟清雄結婚，是不是磨合幾年以後會知道如何避開地雷？婚姻生活會是契合的。

清雄到他的母校的土木工程學系演講，跟系主任和以前的老師吃完午餐後，他一個人到湖邊散步，陽光和煦，草地初綠，他看到湖邊那張「」字形的石椅，不由自主地坐在椅上。望着兩隻野鴨在湖上飄浮，陽光曬在他泛白的鬢角。他就是在這張椅子上他和秀晴並坐看晚霞，也就是在這張椅子上分手。那個黃昏的晚霞大紅大紫，倒映在湖面上。

秀晴說：「這是多重的美麗。」
他說：「妳說得不準確。倒影是不能完全反映天上的，所以連一倍也不到，怎麼可能是多重呢？」

她說：「你這個學土木的，腦子那麼死板，湖水有波有紋，反映的晚霞每一秒鐘都起變化，怎麼不是多重？」
他說：「我說不過你。再好看也沒有高雄澄清湖好看。」

她說：「你能不能好好欣賞這裡的晚霞呢？」

清雄想，如果那時他開車去柏市找在市圖書館工作的秀晴修好，他們結婚了，現在應該是和諧的一對。在美國定居教書，過了幾年，他已經不像做研究生的時候那麼投入台灣的活動了。他拿了博士到西岸教書四年，三十三歲才結婚的，還是娶了一位外省女生，她是電機工程系的博士生。當他與妻子去旅遊，美景當前，秀晴會閃入他腦中，感性的、文學的秀晴對這眼前景物會說出怎麼樣有趣的話呢？

美國四月的天氣，忽冷忽熱，變化極端。今天忽然隆冬，下一場大雪，第二天溫度上升，雪全融了，整天是溫暖的太陽，靚藍的天。秀晴和清雄前後腳踏入他們母校的校園，之間只差二十四小時。他們兩人是連敘舊的緣分也沒有。

媽媽只是一個業餘裁縫，自學而成的，但她達到的水平卻是頂尖的。做衣服成爲她一個強烈的愛好。長大後的我，看着媽媽給童年的我做的衣服，能清晰認識到在製作一件衣服的過程中充滿於內心的幸福感覺，就像藝術家把生命傾注於作品之中。

只要媽媽在家裡開工做衣服，我就緊緊跟着她，一眼不眨盯着她。看她怎麼讀裁書上的衣樣；看她怎麼攤開衣料，拿着尺子和畫粉比比、試試，然後流暢地畫下線條；看她怎麼用那把大大的裁衣剪，輕巧地將完整的幅布，裁剪成一塊塊待縫的衣片。媽媽的這把剪刀我喜歡，它不是尖頭的，而是平頭的，一點不讓人害怕。這把鐵剪刀讓人感到很溫潤，也許是用久的關係，它現在的質地更像一塊柔石。

等媽媽坐到縫紉機前，我大大地鬆一口氣，因爲媽媽關照過我，她動腦筋裁剪衣服的時候我不能說話，所以我憋了好久，現在終於可以嘰嘰喳喳說話了。她打開縫紉機上的抽屜，取出與布料顏色相稱的線，熟練地裝配好，這樣媽媽就要開始踏了。我起勁地跟媽媽說話，不怕擾亂她，因爲即使踏錯了，還可以拆線重來嘛。我甚至搬一個椅子坐到媽媽身邊，不知疲倦地糾纏着媽媽。我趁機近距離地看我媽媽的側臉，看她靈活的大眼睛和撲閃撲閃的長睫毛，看着看着就情不自禁動手摸到媽媽的臉上去，自己還咯咯咯笑。

到了中午，請媽媽做衣服的人家會給媽媽送飯來。熱乎乎的米飯上扣着香噴噴的菜，飯和菜都堆得老高，上面再倒扣一隻碗。送飯來的人高興得合不攏嘴，媽媽和來人互道感謝的話語，又聊一些關於新做衣服的事情。我感受到做新衣服是一樁相當重大的事情，都是跟大喜事沾邊的，不是閨女出嫁要添置新的，就是赴婚宴吃喜酒要穿得體面。那時農村，青年人結婚，雖然也進城買一些現成的衣物，但請裁縫做衣服、請木匠打傢具是必不可少的。

吃過飯坐回縫紉機前，媽媽就會告訴我一些以前的事。她說以前村裡人家請她到家中，她連續去好幾天，幫一家人做好多衣服。每天中午，人家要留她吃飯，給她開的飯總是想方設法豐盛，寧願自己吃不飽。媽媽說，村裡人就是這個規矩，請泥水匠、木匠、裁縫去家裡做工，中午一頓都要實實足足地招待。

我一聽媽媽能大吃一頓真是非常羨慕，做裁縫真好！媽媽卻說不是這樣的，她每次吃着別人特意招待的好飯好菜，心裡就非常不安。因爲鹹魚、鹹肉、鹹雞、鹹鴨，風乾乾的，掛標上，過節和待客的時候才取下來派用處。這種苛刻的省吃儉用，非常考驗人的毅力和品格。

把料子送到我家求媽媽做衣服的人不少，媽媽總是要趕工。晚上天色快要暗下來的時候她趕得特別急，她不再跟我說話，加快了手腳，好像跟黃昏的光亮賽跑，一定要趕在光亮消失之前，在光亮消逝的每一秒縫隙裡，密密地擠進她的勞動，做足才罷休。我只聽到縫紉機嗒嗒嗒嗒嗒嗒的聲音。終於什麼都看不見了，必須掌燈了……有時候吃過晚飯媽媽還要繼續做衣服。

請媽媽做衣服的人都是媽媽下鄉幾年間結交的農村朋友。媽媽當上了大隊裡的老師之後，雖然教學和自學數理化、外語讓她已經沒有空暇時間了，但是媽媽不忍拒絕這些夥伴們懇切的要求。媽媽自然是不論工錢的，但是這些農村的朋友，都會送來一籃子雞蛋或鴨蛋，糉子或饅頭給我們。這些都是她們家自產的。媽媽一直說農村人有一片真情，叫人感動。

媽媽這些農村朋友的名字都非常樸實，叫「阿大」、「阿六妹」這樣的名字。她們那時候都是年輕的媳婦或者是年歲更小的待嫁姑娘。媽媽下鄉的時候，村裡年輕的女社員無不對她熱忱，都愛跟她相處。雖然我五歲就離開農村了，但我還是依稀記得媽媽這些農村女伴。她們從田埂上走過總是笑聲一串；她們夏日在田間勞動戴着寬寬的草帽。只是她們的形象在我的記憶裡都重疊在一起了，已分不清誰是誰。

（本文節選自作者正在撰寫的家族回憶錄，有刪減）



一個家族三個家庭三代人的隱秘情感，都在歷史與現實的坐標上尋求溝通與釋懷。這一主題並不新鮮，但在香港電影甚至是內地電影創作中，這種呈現人心、探尋情感的現實主義的影片卻是少見的。

文學

稿例

本版面地公開，歡迎惠稿。舉凡短篇小說、散文、詩歌、文學翻譯、作家評論、文壇動態述評，均受歡迎。因篇幅關係，文長請勿超過五千字，詩（每首）以五十行之內爲宜。稿件一經刊出，即酌致薄酬。投稿請至：K1902617@hotmail.com

逢星期日出版